

錦尚

述林

第一辑

武进南风词社
张惠言词学研究会

前　言

我们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文艺思想指引下，又值神舟六号升天凯旋返航声中来创刊这《述林》，确有其特殊意义。事实上《南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刊时，即登载着词曲理论文章，也即体现着办社的宗旨是抢救濒临消亡的国粹，经历着一千多年的瑰宝——词曲；是让词曲创作与词曲学在同一轨道上运转。从《南风词刊》总十一期起，就给它辟了“述林”的专栏。但由于日渐兴旺的南风词人群及各地词友的赐稿，《南风》词刊增加到接近400页码，篇幅已经饱和。只得将“述林”一栏抽出，另出新刊，仍沿袭旧名《述林》，作为词曲研究与理论探讨的园地。她将与《南风》词刊一起，为词曲的继承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一门对词学的研究是不够的，必须和词友们不吝赐教赐稿，相互商榷、切磋，互通词曲的信息，使《述林》这块园地，愈加肥沃，开出的花朵更显鲜艳。

有人提出《述林》的内容不能仅限于词学曲学的研

究，应该包涵诗坛、文坛的有关领域，这提议很好，值得参考，可以选登一些精湛的诗论，和研究著名诗人的评述。《南风》总十五期中就选载了江西熊盛元先生论傅义教授的《仰斋存稿》诗作，并引起了很高的评价。

我们的打算《述林》是年出一册，约130页～150页，和《南风》同为小32开本。我们设想把《述林》打造成“传播和研究国学知识，交流同道们的学术作品”的刊物。希望各方鼎力相助，使这园地能办得更好，更臻完善。

编 者

二〇〇五年十月

目 录

常州词派研究

- 富有传奇色彩的词人周济 殷正民 1

常州曲学研究

- 常州戏曲专著考略 史曼倩 10

清词研究

- 《清词精选评注》自序 田遨 21

- 论迦陵词(下) 马祖熙 34

- 致王鉴风函 马祖熙 43

词坛拾翠

- 《石窗词》引言 周退密 46

- 两浙词人祠祭文 钱明鏗 48

- 分春馆门人词选序 徐续 49

词人风流

- 记夏承焘先生的七十二封手札 钱璱之 53

- 龙榆生《词曲概论》序 钱鸿瑛 67

- 钱名山先生的雁荡情缘 吴逸鸥 72

古代名家风范

- 秦七《淮海词》与柳七《乐章集》风格之比较

- 王鑒风 75

千秋东坡

浅谈苏轼的比兴寄托词 钱璱之	90
苏东坡缘何钟情乞居终老于常州 羊淇	100
苏轼的命运与皇家的关系 谢忱	110

吟苑杂弹

古来情深卜算子 吴逸鸥	127
-------------	-----

词话春秋

读王国维《人间词话》札记 沈亦泉	132
------------------	-----

海外词客

故国之思与故园之恋——读女词人阙家莫作品	
----------------------	--

陈延吼	143
-----	-----

常州词人

常州词人录(十二) 王鉴风	147
---------------	-----

《南风词人书画展》序言 吴逸鸥	151
-----------------	-----

恽南田年谱(初稿·下) 戴博元	153
-----------------	-----

编后

《述林》语丝 谢忱	175
-----------	-----

富有传奇色彩的词人周济

臧正民

(一)

周济(1781—1839)，字保绪，亦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庵。清代词家，宜兴汤渡人。据传，在他出生时，其父梦济颠僧入室，因取名济。周济幼时极聪慧，九岁能作文，稍长，有大志，好学经史，又爱读古代将帅兵略，善骑射、击刺技艺超众。少年时寓一小楼上，每日五更即起，食鸡蛋数枚后，即刻苦攻读，如是不下楼者数年。嘉庆十年中进士后，任淮安府学教授。他常与泾县著名学者包世臣及同郡著名学者李兆洛、张琦切磋经世之学，主张学以致用。后又与常州著名词人张惠言之甥董晋卿切磋词学，对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进一步加以发挥，在当时词坛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总督孙玉庭知周济不仅学问渊博，且深通兵略，淮北“盐枭”作乱，便委以侦剿之任。他受命后，即召集官兵，讲解兵法，严格训练。有一次他偕一随从出巡至某地，晚寓古庙中，秉烛读书。忽闻门外乌鸦噪飞，知

有枭党夜袭，一时寻武器不及，当即吩咐其仆从各持木棒藏于门侧。俄顷，枭党破门入，他与仆从奋力出击，连仆十余人。枭恐，竟不敢入，随之呼啸散去。后来周济率部多次与枭党交战，深入盗穴，捕杀枭首，使“盐枭”闻风丧胆，贩运私盐之风很快就被平息。由于他立了大功，获得了厚赏，因而广置妖姬，养豪客剑士。每过酒楼，酣歌恒舞，倚声度曲，慷慨高歌。醉则持丈八长矛，挥舞如飞，满堂风雨；醒则磨墨，狂草淋漓，意气盛极一时。但他到了晚年，又厌弃豪华生活，尽弃家财，隐居金陵春水园，焚烧旧稿，潜心著述。不久他又奉命任淮安府学教授，遴选新童，教以乐舞。礼成，观者盈千。河南巡抚周天爵素重其才，当他调任湖广总督时，便邀其同行。周济不幸病卒于道，年五十九。

周济一生著作甚丰，全集名《求志堂存稿》，其所著《晋略》80卷最为著名，湘乡曾国藩曾推为一代杰作，被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四部备要》中，列为国学基本丛书之一。据考，在二十四史中，以《晋书》最为芜杂，为学者所诟病。周济特汰繁去芜，成为一家之书，故称《晋略》。全书分本纪6篇，表5篇，列传36篇，体制宏大，例精词洁，文理清晰，诚为《晋书》所不及。

周济爱好极为广泛。“于诸杂艺无不长，其持论好独出己见”。他学书宗大书法家邓石如，又从宋隐山学画，学诗也能取法诸名家，远慕杜甫，近师顾炎武。他不仅诗、书、画均有相当造诣，而且能注意这些不同门类在艺术表现方面相通之处。由于他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积累了多种艺术门类的创作经验，这就为他着力从事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

作为张惠言之后常州词派的中坚人物，周济在词学上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所著有《味隽斋词》1卷、《存审轩词》2卷、《词辨》10卷、《介存斋论词杂著》1卷、《宋四家词选》等。周济对词学所持之精辟见解，在嘉庆以后凡论词之书，莫不引为论据，可见其影响之大。词曲大师吴梅先生在其《词学通论》中说：“介存周子，标赵宋为四家，含诸宗于一轨，其壮气毅力，有非同时哲匠可并者。”又说：“其所撰《词辨》及《宋四家词选》，推明张(惠言)之旨而广大之，此道才与著作之林，与词赋文笔同其正变也。”他对周济评价甚高，认为雄踞清代词坛的常州的词学理论，周济实集其大成。近代著名词人朱孝臧对周济推崇备至，题云：“金针度，词辨止庵

精。截断众流穷正变，一灯乐苑此长明，推演四家评。”

周济对词论的最大贡献是明确提出作词要注意思想内容，他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沈互拾，便思高揖温、韦，不亦耻乎！”这段话明白提出，词人在作品里应寄托家国之思、盛衰之感，不能总是写那些个人的的离情别恨；词人应很好地观察社会、反映现实；诗有史，词亦应成“论世”之史。多么精辟的见解！当然，周济所谓“盛衰”是清廷统治的盛衰，他所瞩目关心的，是清帝国的国势。这一问题本文不拟多加阐述。我们只是说，从文学理论发展史这一角度来考察周济提出的词应和时代和社会相结合相联系，这一主张是应该肯定的，是值得称赏的。

周济论词推重周邦彦，崇尚雅正。他要求作品以隐约迷离的手法，通过刻画景物，抒写身世之感和家国之忧。主张词要沉着，精密、深沉，反对艳丽纤巧之风。根据这一主张，他对宋代词家多有精当的评述。他说：“美

成(即周邦彦)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矣。读得清真词(即周邦彦词)多，觉他人所作，都不十分经意。……勾勒之妙，无如清真。他人一勾勒便薄，清真愈勾勒愈浑厚。”他读美成《六丑》词赞扬备至。他说：“‘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十三字，千回百折，千锤百炼，以下如鹏羽自逝。不说人惜花，却说花恋人。不从无花惜春，却从有花惜春；不惜已簪之‘残英’，偏惜欲去之‘断红’。”周济对稼轩、白石亦甚推崇。他说：“稼轩(辛弃疾)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故往往锋颖太露。然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无怪流传之广且久也。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之；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稼轩固是才大，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介存斋论词杂著》)他评白石之词说：“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盖二公皆极热中，故气味吻合。”他说白石之《暗香》、《疏影》二词寄意题外，包蕴无穷，可与稼轩伯仲。他对秦少游和吴文英词亦甚赞赏。他说：“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逊清真者辣耳。”“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

少重笔。”又说：“梦窗(指吴文英)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浓挚。”

周济提出的“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论断，实际即创作过程从有技巧、讲技巧到无技巧(泯灭技巧痕迹)的精辟诠释。他对前人的词作明确地评断说：“问途碧山，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余所望于世之为词人者盖如此。”(《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周济所倡导的能“入”能“出”，以及所谓“浑化”，实际上为人们指出了一种返朴归真，物“我”相融的至高的艺术境界。达到这种境界，词人技巧的运用，真像“庖丁解牛”那样，“以无厚入有间”，其解牛之技艺，已入化境。

有清一代，词学大盛，词论著作迭出。然而清中期以前，可以说还没有一部称得上理论总结的著作。只是到了周济，才在张惠言《词选序》的基础上，引端申义，大畅其绪。他的《介存斋论词杂著》，虽非煌煌巨著，但由于提出了一些和前人不同的观点和比较系统的创作主张，因而能卓然自立于众词话之林，为清代词学理论增添了不少光辉。

(三)

周济的词作虽然不如他在词学理论上的成就那么

大，但也有其鲜明的特色。诚如蒋敦复在《芬陀利室词话》中说：“借得先生《存审轩词》一卷，读之，是真得‘意内言外’之旨。”谭献在《箧中词》中也说：“止庵自为词，精密纯正，与茗柯（指张惠言）把臂入林。”周济词以咏物写景之作为多，用以抒情言志，寄托襟抱，语言隽永、婉丽而秀润。如《蝶恋花》词云：

柳絮年年三月暮，断送莺花，十里湖边路。万转千回无落处，随侬只恁低低去。满眼颓垣欹病树，纵有余英，不直封姨妒。烟里黄沙遮不住，河流日夜东南注。

此词上片写柳絮漫天飞舞，似送春归，飘来飘去，无处可落，只好随风低低而去。一种对命运无可奈何的心情流露于词人的笔端。下片写病树残花，江河奔流，逝者如斯，一去不返，抒发了词人在晚年的一种失落感。似有寄托，又似无寄托，含意隐晦，须得仔细领会，方能得其要旨。

其《渡江云·杨花》一词颇有新意，词人借花言志，写来虚实相间，情景交融。谭献谓“怨断之中，豪宕不减”，词云：

春风真解事，等闲吹遍，无数短长亭。一星星是

恨，直送春归，替了落花声。凭栏极目，荡春波、万种春情。应笑人、春粮几许，便要数征程。冥冥。车轮落日，散绮余霞，渐都迷幻景。问收回、红窗画箧，可算飘零？相逢只有浮云好，奈蓬莱东指，弱水盈盈。休更惜，秋风吹老莼羹。

上片写杨花飞舞，由春风入笔，从四面展开。宋词人晏殊曾有“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之句，而周济却反古人之意，你说春风不解事，他却说春风真解事，它懂得把杨花吹遍“无数短长亭”，“直送春归”，星星点点，充满幽怨之情。接着又生动地刻画了杨花在春波中荡漾，蕴含着万种春情。它随风而行，自由自在，不必像人那样要准备了粮食才能远行。上片可说写尽了杨花之心、之态、之情。下片主要写杨花的两种归宿，从日暮景色写起，一种归宿是杨花飞入红窗，被美人藏于画箧，写入丹青；一种是随着浮云，飞向蓬莱仙境。但这两种归宿还不如早点归隐，不要让秋风吹老了莼菜。结句化用张翰思吴中莼羹的故事，词意委婉，情绪起伏，寄托了词人的胸襟和理想。

周济叙事写景都含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如“残月似嫌人未起，斜光直透罗帏底”，“月纵多情能照我，还怕

浮云重叠。便得清光，团圆如镜，坐我瑶华阙，也难忘却，酒阑人散时节。”用词凄切婉丽，读来真切感人。他的一首《浪淘沙》描写的离情别绪可谓悱恻缠绵，令人回肠荡气。其下阙云：“酒醒一灯红，愁聚眉峰，别时情比见时浓。留取衫襟痕数点，好与重逢。”结句构思新颖，不同凡响，具有耐人咀嚼不尽的余味。

除上述诸篇，他如《垂杨·立冬前闻蝉和叔安》、《夜飞鹊·海棠和四箇》、《八六子》、《唐多令》、《新荷叶》、《湘春夜月·沧州道中见女子鬻技》、《永遇乐·红叶同良卿赋》等，都是写得温婉秀丽，饶有情味的佳构。

要之，周济一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在词学主张上，他的“词史”说，“寄托”说，颇为后人所推崇，影响至为深远，乃至今天对我们的诗词创作，仍有其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可惜，“手不及眼”，周济自己的词作未能很好地实践自己的创作主张，他强调思想内容，可他的词就总体而论，并未脱离“感士不遇”、“离别怀恨”等个人感情抒发的窠臼；他追求“浑化无痕”的艺术境界，却往往流于晦涩艰深。至于周济以后，不少词人追求形象的浑化无痕，刻意追求意境的“烟水迷离之致”而陷入形式主义泥坑，则主要是这些词人本身的审美观问题，才力问题，自亦不能归咎于周济。

常州曲学研究

常州戏曲专著考略

史曼倩

《南九宫谱》

明蒋孝编，南曲填词规范之书。将南曲曲牌，仿北曲九宫排列。每一曲牌下，系精选明嘉靖以前南戏本中该曲牌所填之词，间选同曲牌之散曲词。计南宫谱十卷，十三调南曲音节谱一卷。据《南词新谱·序》谓成书于嘉靖二十九年（编者按：蒋是时在户部主事任）。此书俗称《蒋氏旧谱》。现存明刊本（孤本）未见。兹据郑振铎《玄览堂丛书》三集本。

《蒋氏旧谱序》：“九宫十三调二谱，得之陈氏、白氏，仅有其目，而无其辞。蒋为辑古戏及散曲，合数十家，每调各谱一曲，迨词隐（沈璟）又增补新词之未收者，并署平仄音律，以广其传，益称大备。蒋，毗陵人，名孝，登嘉靖甲辰进士……”（按：历来谓蒋氏“得陈氏、白氏旧谱”一语及辞书条目释文均据此）《蒋氏旧谱序》一文，见浙江明王骥德所著《曲律》一书《论调名第三》

中谓：“合九宫十三调曲共七百四十七章”。

《绣襦记》

南戏剧本，明薛近袞作。叙常州太守郑荥阳之子郑元和与妓女李亚仙的恋爱故事。取材于唐白行简小说《李娃传》。薛在剧本情节中增加《剔目》一场，叙李亚仙作女红伴郑元和夜读。亚仙目美，元和频频顾盼，不能专心用功，于是亚仙针刺双目以励之。迄今犹为昆剧常演剧目，即《戳目》。有明万历本，未见，兹据《六十种曲》本（商务精装排印本）。

按：白行简小说，记当时真人真事，写明“略其姓氏”。常州太守称荥阳公，其子称生，李姓妓称娃，或用诰封“汧国夫人”。荥阳为郑姓郡望，剧中人乃称郑荥阳，其子则以中状元年号元和代，称郑元和，李亚仙则袭用元曲同一题材的杂剧《曲江池》所用亚仙名。李娃名亚仙，元石君宝作此剧时，未知何据，抑是石氏所拟。明宗室朱有炖作同名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剧中人名已用郑荥阳、郑元和、李亚仙。薛近袞仍沿用。另据薛近袞后裔明薛寒在崇祯年间考

证：“(唐)元和十一年进士三十二人，状元乃郑澥。”
(《薛谐孟笔记》，薛氏民国排印本卷下《词曲小说》条)

《竹初乐府》

清钱维乔作。共收《碧落缘》、《鹦鹉媒》、《乞食图》
(又名《虎阜缘》)南戏剧本三种。有小林栖藏版本。

第一种《碧落缘》二卷，已佚。据《竹初诗钞》卷八《题(无锡杨)蓉裳罗襦乐府》四首之第一首“一曲东南孔雀飞，秋风吹泪华山畿；借君五色江郎管，染作花开缓缓归。”第三首“衔山精卫奈愁何，凭仗鹍弦补恨多，我亦金壶空蘸墨，茫茫碧落剩商歌。”自注：“余所填《碧落缘》一种，系悼亡之作。”则该剧乃取材古诗《孔雀东南飞》所咏刘兰芝故事。

按：上海图书馆及苏州图书馆所藏《竹初乐府》小林栖藏版原刊本，均缺第一种，何时佚去，不详。道光《武阳合志·艺文志·集部词曲类》，收有《碧落缘》等戏目三种，下署钱维乔知县作。又《竹初文钞》卷一，收有《碧落缘传奇序》。

第二种《鹦鹉媒》取材于《聊斋志异·阿宝》故事。